

卷之二

紅樓夢卷二十五

第二十五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話說小紅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丫頭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面水這小紅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手腰中束一條汗巾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兒見了他也就留心若要指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多心二則又不知他是何

性情因而納悶早晨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
了牕子隔着紗屨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了頭打掃
院子都擦脂抹粉插花帶柳的獨不見昨兒那一個寶玉
便趂了鞋走出了房門只妝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擡頭只
見西南角上遊廊下欄干旁有二個人倚在那裏却爲一
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前進一步仔細一看正是昨日
那個了頭在那裏出神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
見碧痕來請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小紅正
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
們的噴壺壞了你到林姑娘那邊借來一用小紅便走向

瀟湘館去到翠烟橋抬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都攔着帷
幙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
那裏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工小紅待要過去又
不敢過去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
自向房內倒着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論過了
一日原來次日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裏原打發人來
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便不去了倒是
薛姨媽同着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
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過薛姨媽房裡坐着見賈環下
了學命他去抄金剛經咒唸誦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

上坐着命人點了蠟燭拿腔做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霞
倒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剪蠟花又說金釧擋了燈亮兒
衆了鬢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他只有彩霞還和他合
得來倒了茶與他因向他悄悄的道你安分些罷何苦討
人厭買環把眼一瞅道我也知道你别哄我如今你和寶
玉好不大理我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牙向他頭上戳
了一指頭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兩人正說
只見鳳姐同着王夫人都過來了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
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時寶玉
也來了見了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

去了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裏
王夫人使用手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
說長說短王夫人道我的兒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的你
還只是揉搓一會子鬧上酒來還不在那裏靜靜的躺一
會子去呢說着便叫人拿枕頭寶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
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
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只向着買環寶玉便拉他的手
說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
奪手不肯便說再鬧就嚷了二人正鬧着原來買環聽見
了素日原恨寶玉今見他和彩霞頑耍心上越發按不下

這口氣因一沉思計上心來故作失手將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燭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啜啾的一聲滿屋裡人都唬一跳連忙將地下的蠟燈移過來一照只見寶玉滿臉是油王夫人又氣又急一面命人替寶玉擦洗一面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上炕去替寶玉收拾着一面說道老三還是這樣毛腳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臺盤趙姨娘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遂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也不教訓教訓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一發得了意了一發上來了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聲也上去幫着他們替寶玉收拾只

見寶玉左邊臉上起了一溜燎泡幸而沒傷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罵一頓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寶玉說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了鳳姐道便說自己燙的也要罵人不小心橫豎有一場氣的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便悶悶的晚間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知道燙了便親自趕過來瞧只見寶玉自己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藥林黛玉只當十分燙得利害忙近前瞧瞧寶玉却把臉遮

了搖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潔故不要他瞧黛玉也就罷了但問他疼得怎樣寶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自己承認自己燙的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的人罵了一頓過了一日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到府裡來見了寶玉唬了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歎息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口內嘟嘟囔囔的又咒誦了一回說道包管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裡便有許多促狹鬼跟着

他得空便搯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盃來或坐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問這有甚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便說道這個容易只是都替他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兒孫康甯再無撞客邪祟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說也不值甚麼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一天多添幾筋香油點了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

也做個好事馬道婆說這也不拘多少隨施主愿心像我家裡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裡太妃他許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觔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畧小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天不過二十觔油再有幾家或十觔八觔三觔五觔的不等也少不得要替他點買母點頭思忖馬道婆道還有一件若是爲父母尊長的多捨些不妨若老祖宗爲寶玉若捨多了怕哥兒擔不起反折了福要捨大則七觔小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便一日五觔每月打總兒來關了去馬道婆道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叫人來吩咐以

後寶玉出門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門一路施捨與僧道貧苦之人說畢那道婆便往各房間安閒逛去了一時來到趙姨娘房裡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了頭倒茶給他吃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見炕上堆着些零星袖緞因說我正沒有鞋面子奶奶給我些零碎袖子緞子不拘顏色做雙鞋穿罷趙姨娘歎口氣道你瞧那裡頭還有塊成樣的麼就有好東西也到不了我這裡你不嫌不好挑兩塊去就是了馬道婆便挑了幾塊掖在懷裡趙姨娘又問前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歎氣道阿彌陀

佛我手裡但凡從容些也時常來上供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大了得了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還怕不能麼趙姨娘聽了笑道罷罷再別提起如今就是榜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裡那一個兒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見大人偏疼他些兒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了兩個指頭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唬的忙搖手起身掀簾子一看見無人方回身向道婆說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都不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說便探他

的口氣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裡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好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呢馬道婆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也難怪明裡不敢怎樣暗裡也算計了還等到如今趙姨娘聞聽這話裡有話心內暗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暗裏算計我倒有個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入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了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裡知道這些事罪罪過過的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人家來擺佈死了

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麼馬道婆聽如此傾笑道若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別人委曲還猶可若說謝我還想你們什麼東西麼趙姨娘聽這話鬆動了些便說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了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這家私還怕不是我們的那時候你要什麼不得呢馬道婆聽了低頭半日說那時節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說這有何難我攢了幾兩體已還有些衣服首飾你先拿幾樣去我再寫個欠銀文契給你到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使得趙姨娘將一個小丫頭也支開連忙開了箱櫃將衣服首飾拿了些出

來並體已散碎銀子又寫了五十兩一張欠約遞與馬道婆道你先拿去作個供養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欠字遂不顧青紅皂白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拿了然後收了欠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遞與趙姨娘教把他二人的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面鬼叫他併在一處拿針釘了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驗的說完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道奶奶可在這裡太太等你呢二人散了不在話下却說林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大出門倒時常在一處說閒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又同紫鵲等作了一會針線總悶悶

不舒一同行步出來看庭前纔進出的新笋不覺出了院門來到園中四望無人惟見花光鳥語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幾個丫頭盥水都在迴廊上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笑聲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裡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兩個黛玉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的鳳姐道我前日打發人送兩瓶茶葉與姑娘可還好麼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謝想着寶玉道我嚐了不好不知別人嚐了怎麼樣寶釵道味倒好只是沒甚顏色鳳姐道那是暹羅國貢的我嚐了也不覺甚好還不如我們常吃的呢黛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的寶

玉道你說好把我的都拿了去吃罷鳳姐道我那裡還多着的呢黛玉道我叫了頭取去鳳姐道不用我打發人送來我明日還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來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日吃了他家一點子茶葉就使喚起人來了鳳姐笑道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衆人都大笑不止黛玉紅了臉回過頭去一聲兒不言語寶釵笑道我們二嫂子的詼諧是好的黛玉道甚麼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的討人厭罷了說着又啐了一口鳳姐兒道你替我家做了媳婦少些甚麼指着寶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配不上門第兒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

那一點兒玷辱了你黛玉起身便走寶釵叫道輩兒急了還不回來呢走了倒沒意思說着站起來拉住纔至房門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都來瞧寶玉寶玉與衆人都起身讓坐獨鳳姐不理寶釵正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裡的了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宮裁連忙同着鳳姐兒走了趙周兩人也辭了出去寶玉道我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說林妹妹你畧站一站與你說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林黛玉道有人叫你說話呢便把林黛玉往後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這裡寶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不說話黛玉不覺又紅了

臉掙看要走寶玉道噯啣好頭疼黛玉道該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聲將身一跳離地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盡是胡說黛玉並衆了鬟都唬慌了忙報知王夫人與賈母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裏都一齊來看寶玉一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的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一見唬的抖衣亂戰兒一聲肉一聲放聲大哭於是驚動了衆人連賈赦邢夫人賈政賈珍賈璉蓉芸萍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下人等及了鬟媳婦們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個主意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犬殺犬見了人瞪着眼就要

殺人衆人一發慌了周瑞媳婦帶着幾個力大的女人上前抱住奪了刀抬回房中平兒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賈政也心中着忙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說送祟的有說跳神的有薦玉皇閣張道士捉怪的整鬧了半日祈求禱告百般醫治並不見好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次日王子騰也來問候接着小史候家邢夫人弟兄並各親戚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也有薦醫的他叔嫂二人一發糊塗不省人事身熱如火在牀上亂說到夜裏更甚因此那些婆子了鬢不敢上前故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着人輪班守視賈母王夫人

邢夫人並薛姨媽寸步不離只圍着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上下不安賈赦還各處去尋覓僧道賈政見不效驗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總由天命非人力可強他二人之病百般醫治不效想是天主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賈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亂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寶玉躺在牀上連氣息都微了合家都說沒了指望了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等更哭的死去活來只有趙姨娘外面假作憂愁心中稱願至第四日早寶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發我走罷賈

母聽見這話如同摘了沁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他受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里也受罪不安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帳老婆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愿意他死了有甚麼好處你別作孽他死了我只合你們要命都是你們素日調唆着逼他念書寫字把胆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就像個避貓鼠兒一樣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他你們就隨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哭一面罵賈政在傍聽見這

些話心裡越發着急忙喝退了趙姨娘委宛勸解了一番忽有人來回兩口棺木都做齊了賈母聞之如刀刺心一發哭着大罵問是誰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來打死鬧了個天翻地覆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木魚聲念了二句南無解冤解結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崇逢凶險的我們善醫治賈母王夫人便命人向街上找尋去原來是一個癩和尚同一個跛道士那和尚是怎的模樣

鼻如懸胆兩眉長

目似明星有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一頭瘡

那道人是如何模樣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因命人請了進來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
長官不消多話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來醫治的賈政道
有兩個人中了邪不知有何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現
有希世之寶可治此病何須問方賈政心中便動了因道
小兒生時雖帶了一塊玉來上面刻着能除凶邪然亦未
見靈效那僧道長官有所不知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爲
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你今將此寶取出來待我持

誦持誦就依舊靈了賈政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塊玉來
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長歎一聲道青埂峯下別
來十三載矣人世光陰迅速塵緣未斷奈何奈何可羨你
當日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只因煨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惹是非

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呀

粉漬脂痕污寶光

房櫳日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冤債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了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

不可褻瀆懸於臥室檻上除自己親人外不可令陰人冲犯三十三日之後包管好了賈政忙命人讓茶那二人已經走了只得依言而行鳳姐寶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漸漸醒來知道餓了賈母王夫人纔放了心衆姊妹都在外間聽消息黛玉先念一聲佛寶釵笑而不言惜春道寶姐姐笑甚麼寶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度化衆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說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一時林黛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不是好人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鳳姐了頭學的貧嘴一面說一面掀簾子出去了欲知端的

的下回分解

抄金剛經引出馬道婆惹起五鬼雙真由道人魔法魔成道卽是仙佛工夫

二十回中寶玉嗔說賈環鳳姐正斥趙姨及此回中之寶玉戲彩霞鳳姐之提醒王夫人俱爲趙姨咒詛根由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鳳姐之鐵檻寺弄權是淨虛尼說合趙姨之給衣物魔魔是馬道婆作法三姑六婆爲害不淺

五鬼將作祟前夾寫鳳姐戲謔一段文字雙真解釋邪祟後來寫寶釵譏笑黛玉一番說話便覺精彩陸

離

寫趙姨勸賈母暗搗小人以為得計反跌出空中木魚磬來

此回實寫趙姨馬婆之惡跡為後來報應証據且見寶玉之塵緣未斷鳳姐之惡貫未盈故雙真特來解救為一部書中結上起下之肯綮

紅樓夢卷二十五終

紅樓夢卷二十六

第二十六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小紅同衆丫鬟也在這裡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小紅見賈芸手裡拿着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放下又

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裡沒有小紅聞聽在牕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了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裡呢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牀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了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小紅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陣子心裡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

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小紅道說那裡的話好好的家去做甚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小紅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到干淨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小紅道你那裡知道我心中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一個地方本也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香了愿教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

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裏頭我心裏就不服
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
還能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
拼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裡去
仗着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倒捧着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
小紅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
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
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
腸不由得眼圈兒紅了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強
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

子怎麼樣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小紅聽了冷笑
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手裡
拿着些花樣子并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
來呢說着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倒
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
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牕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抬
起腳來咕咚咕咚又跑了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
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
枝新筆放在那裡了怎麼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
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

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取去罷小紅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嬷嬷從那邊來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裡去了怎麼打這裏來李嬷嬷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好好的又看上了那個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裡聽見可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着他去叫麼李嬷嬷道可怎麼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就

回不進來纔是李嬷嬷道他又不傻爲甚麼不進來小紅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引同他一齊兒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麼李嬷嬷道我有那麼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了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逕去了小紅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了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裡便問道紅姐姐你在這裡作什麼呢小紅擡頭見是小了頭子墜兒小紅道那裡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一逕跑了這裡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那眼把

小紅一溜那小紅只粧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
芸四目恰好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一扭身往蘅蕪院
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着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
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
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
樹下剔翎一溜廻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
面小小五間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榻扇上面懸着一
個匾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
院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正想着只聽裡而隔着紗牕子
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見

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
文草爛熳却看不見寶玉在那裡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
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對兒十五六歲的了
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裡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
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厨只見小小一張填漆牀上懸着
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服鞞着鞋倚在牀
上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來賈
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
寶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誰知
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

偏偏又遇着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着只見有個了鬢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裡和寶玉說話眼睛却瞅那了鬢細挑身子容長臉兒穿着銀紅襖兒青緞子背心白綾細摺兒裙子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裏頭混了兩天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他看見這了鬢知道是襲人他在寶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裏又不是客讓我自已倒罷了寶玉道你只

管坐着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裏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了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裏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閑了只管來仍命小了頭子墜兒送出去了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腳步慢慢的走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房內幾年

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甚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甚麼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的？』我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這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

聽見小紅問墜兒，知是他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我的。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小紅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牀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牀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你悶的狠，出去逛逛，不好寶玉見說，攜着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裡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

葳蕤越發心裡膩煩了寶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躑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看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着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磕了那時候纔不演呢說着順着脚一逕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却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牕

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牕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牕上往裡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歎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牀上伸懶腰寶玉在牕外笑道爲甚麼每日家情思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粧睡着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却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鵲

說姑娘醒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牀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甚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饒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甚麼黛玉道我沒說甚麼寶玉笑道你給個榧子吃呢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把你們的好茶倒盃我吃紫鵲道那裡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盪水去罷紫鵲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盪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了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盪破鋪牀林黛玉登時擻下

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甚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甚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說給我聽看了混帳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一面哭一面下牀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敢說這樣話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是爲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

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裡還自狐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見薛蟠拍着手跳了出來笑道要
不說姨父叫你你那裡肯出來的這麼快焙茗也笑着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爲了小子都是我央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媽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爲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寶玉道噯喲越發的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的還跪着做什麼焙茗連忙

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西瓜這麼長這麼大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勳的暹羅豬魚你說這四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那魚豬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着給你們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思除我之外惟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裡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

聘仁等并唱曲兒的都在這裡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卽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壽打算送甚麼新鮮禮物寶玉道我沒有甚麼送的若論銀錢穿吃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着實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來是甚麼庚黃的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麼薛蟠道怎麼看不真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可是這兩個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是菓銀的正說着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寶

第二十六回

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原不嘔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教兔鶻梢了一翅胸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閑瘋了偕們幾個人吃

酒聽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飲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與我爲這個

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奉懇之處說着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舊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看你且高樂去也倒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

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着送與別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了鬢倒了茶來吃茶說閑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裡要我他問問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園內去了自己也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爛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關了黛玉即便叩門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

聒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了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的了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了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麼晴雯偏生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槩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

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如今認真惱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願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宿鳥

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正是花魂
點點無情緒鳥夢癡癡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稀

獨抱幽芳出繡闈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嚶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
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小紅說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又說不過三
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雖非實在看透却是後來

識語

佳蕙說寶玉說怎麼收拾房屋怎麼做衣裳小紅冷
笑正要說話却被小了頭打斷妙極要再議論短長
不但與上文重複筆亦不靈活

小紅同李嬖說話一是無心一是有意妙極

西廂元微之同雙文原是中表姊妹不終所願與寶
黛相似引用曲文亦非無意

寫薛蟠識別字活畫一個狀霸王

馮紫英來而卽去正是爲蔣伶伏線

黛玉聽見晴雯不肯開門已是氣怔又聽見寶釵在
裡面說笑其妬其惱真有不可言語形容者付之一

哭安得不鳥飛花落晴雲遭忌已于不肯開門時肇
端

紅樓夢卷二十六終

紅樓夢卷二十七

第二十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
寶玉襲人一羣人走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
着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
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尙望着門灑了幾點淚自覺
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鵲雪雁素日知
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
端的不知爲了甚麼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

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委曲用話來寬慰解勸誰
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
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睡覺去了
那林黛玉倚着牀欄桿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似木
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
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尙古
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饑花神
這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饑行
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
些小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

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
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裡綉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兼這些
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寶釵
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菱與衆了鬟們
都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
不見好個懶了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着
等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丟了家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
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
了一回閒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裡呢你們找他
們去我找林姑娘去就來說着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

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不忌喜怒無常况且黛玉素昔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五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童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將欲過河去了倒引的寶釵躡手躡脚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那

亭裡邊嗚嗚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欄蓋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榻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脚往裡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甚麼謝我呢難道白找了來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你自然不是哄你的又聽說道我找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那揀的人你就不謝他麼那一個又說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甚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况且他

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說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一個誓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人嘴上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呀僧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桶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僧們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若是到跟前僧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裡他們豈不臊了况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紅兒的言語他素日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

怪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壳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裏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小紅墜兒剛一推牕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趕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裏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着林姑娘在這裏蹲着弄水兒呢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一面

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爲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小紅又道這可是怎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倒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尅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儻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

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小紅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麼事鳳姐打諒了一回見他生的干淨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說我的了頭今兒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悞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房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噯啣你原來是寶玉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

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密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綉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牀頭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小紅聽說徹身去了不多時回來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來站着繫裙子便趕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裡去了司棋道沒理論小紅聽了回身又往四下裡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裡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裡我去小紅聽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

秋紋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弄就在外頭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日不該我的班兒有茶沒茶休問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小紅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逛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裡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

了不曾就把他興頭的這個樣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算不得甚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一面說着去了這裡小紅聽說不便分証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裏和李氏說話兒呢小紅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纔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秤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小紅

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裡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裡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啲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

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了頭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字拿着腔兒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裡知道先是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糝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了李官裁笑道都像你發辣貨纔好鳳姐道這一個了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角就狠剪斷說着又向小紅笑道明兒你伏待我去罷我認你做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小紅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比你

大的趕着我叫媽我還不理他呢今兒抬舉了你了小紅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兒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做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官裁笑道你原來不認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兒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了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裡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了頭來你十幾歲了小紅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小紅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小紅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

編修系相
狠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嫂子不知道
我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
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了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着他饒
不挑倒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
李紈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
的他媽鳳姐說道你這麼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
人叫這了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小紅笑道
愿意不愿意我們也不敢說只得跟着奶奶我們學些眉
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
見王夫人的了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官裁去了小紅回

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眠次日
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做餞花會恐人笑他癡
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便
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了我了不會我懸了一夜心黛
玉便回頭叫紫鵝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窗看那大
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
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
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
玉正眼也不看竟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
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爲昨兒

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的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顆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曾叫你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

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逛去城裡城外大廟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沒處撿的古董再就是綉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真竹子根挖的香盒兒膠泥塚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歡的甚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甚麼拿幾百錢出來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厮們知道甚麼你揀那朴而不俗置而不拙的這些東西你

多多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你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來我想起故事來了一回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這時那裡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見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甚麼的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蹋拉襪蹋拉的沒人看得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甚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了頭老婆子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閉着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瞎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裡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甚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他忒昏聩得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耍的東西

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處我也不理他誰知後來了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攢的錢爲甚麼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了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丟下別人且說體已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天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把那花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落着哭的好不傷心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了頭受了委曲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腳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游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綉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綉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樑空巢亦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堦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泪暗灑

灑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牕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爲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問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愿奴暫下生雙翼

離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

何處有香坵

未若錦囊收豔骨

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污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癡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見寶玉進瀟湘館卽抽身走回聽小紅同墜兒

私語便假裝尋人善於避嫌是寶釵一聲得力處

小紅傳平兒說話瑣碎而明白活寫出伶俐小了頭

口吻

探春做鞋一段話是於閒中描補趙姨之妬鄙黛玉

哭花塚末句云花落人亡兩不知直射將來死時光

景

埋花與寶玉同埋哭塚亦只寶玉聽聞兩相照應文

情兼美

黛玉哭花詞極歎紅顏薄命是黛玉一生因果與紅

樓夢曲遙遙關照

寶玉聞哭慟倒亦是預伏後來得知黛玉凶信時情

狀

第二十七回寫小紅與賈芸情事是寶寫寶玉黛玉

兩人心事是主

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甯不小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尙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左右

鳥聲只在耳東西

那林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入都笑我有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擡頭一看見是寶玉黛玉便道啐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

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撩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道噯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憑我心愛的

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收拾的
干干淨淨收着等了姑娘到來一桌子吃飯一牀兒上睡
覺了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了頭們想到我
心裡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
底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
在眼睛裡倒把外四路的甚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
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
妹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
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
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淚來那時林黛玉耳內聽了

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
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像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
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着我甚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
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
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
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就便死了也是個
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還得你申明了
緣故我纔得托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
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爲甚麼我去了你
不叫了頭開門寶玉咤異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

樣立刻就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
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甚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
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林黛玉想了
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了頭們懶待動喪聲歪氣的也
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
訓教訓他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
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儻或明
兒寶姑娘來甚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
着抵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見
了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黛玉因問

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
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
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
寒不過吃兩劑煎藥疎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
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
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
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具八味地
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的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
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
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

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王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搥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爲這個搥我王夫人又道既是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九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甚麼藥就這麼貴寶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四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胆諸如此類的

藥不算爲奇只在羣藥裡算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前年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尋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兩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媽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了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撒謊口裡說着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着羞他鳳姐因在裏間房裏看着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

前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麼他說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我問甚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不記得他又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妹妹尋妹妹就沒散的花兒那頭上下來的也使得過後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支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的大紅紗拿乳鉢乳了麩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裡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坟裡的有那古

時富貴人家裝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裡爲這個去刨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聽了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就是墳裡有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口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因向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林黛玉說却拿眼睛瞟着寶釵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只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狠會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住着那薛大哥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

纔在背後以爲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着見賈母房裡的了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了頭走那了頭道等着寶二爺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同俗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那了頭去罷自己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輪他心裡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

賈母記掛着二則也記掛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瞧林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裡胡鬧些什麼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着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來個小廝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裡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各色上用紗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甚麼又不是帳又不是

禮物怎麼個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裡有個了頭叫小紅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麼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的狠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回來罷說着便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吃了什麼好的寶玉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盃飯因

問林妹妹在那裡賈母道裡頭屋裡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了頭吹燙斗炕上兩個了頭打粉線黛玉灣着腰拿剪子裁甚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做甚麼呢纔吃了飯這麼控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了頭說道那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裁他一處黛玉便把剪子一擲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做什麼呢因見林黛玉裁剪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剛

纔爲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裡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罷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爲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遠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了頭們這是誰教他裁的黛玉見問了頭們便說道憑他誰教我裁也不管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連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徹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來外面只見

焙茗說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就自己往書房裡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放你娘的屁倒好寶二爺如今在園裡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裡來帶信兒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雙瑞壽兒四個小廝去了

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裡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們並唱小旦的蔣玉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卽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倒多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有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卽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體已新樣

兒的曲子唱個我聽我吃一罈如何雲兒聽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記掛着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茶麈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唱畢笑道你喝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置一罈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個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傷喜樂四字却要說出

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個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成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甚麼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裡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衆人聽了都說道好薛蟠獨揚着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全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搯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紗牕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
不
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裡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
推不明的更漏呀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
隱隱流不斷
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門杯便拈

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
說道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說畢
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
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
去背地理細打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
說道女兒悲想來終身倚靠誰薛蟠笑道我的兒有你薛
大爺在你怕甚麼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女

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
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嘴者罰酒十杯薛蟠連
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
又道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裡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
說完便唱道

豆蔻花開三月三一個虫兒往裡鑽鑽了半日鑽不
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
怎麼鑽

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
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

悲甚麼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便說道女兒悲又咳嗽了兩聲方說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甚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麼不傷心呢衆人笑的灣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罷薛蟠瞪了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繡房鑽出個大馬猴衆人哈哈笑道該罰該罰先還可恕這句更不通說着便要斟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甚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

好的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衆人聽了都詫異道這句何其大雅薛蟠道女兒樂一根虱巴往裡戳衆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一個蚊子哼哼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兩個蒼蠅嗡嗡衆人都道罷罷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韻兒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倒別耽誤了別人家於是蔣玉函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蓋女兒樂夫唱歸隨真和合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姣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度青
春年正小配鸞鳳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
敲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
一副對子只記得這句可巧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
乾了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倒
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
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麼說起寶貝來蔣玉函
忙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函
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你們

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
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拿起酒來一飲而
盡馮紫英與蔣玉函等猶問他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
蔣玉函忙起身賠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
出席解手蔣玉函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
賠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
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裡去還有一句話問你也
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他如今名馳天下可
惜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
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

續修新編
會便恁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裡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

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裡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裡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歎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

我的東西給那起混帳人也難爲你心裡沒個算計兒欲再說幾句又恐惱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裡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呢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就解下來說道我不稀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條繫着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甚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小紅去了他原要等你

來的我想甚麼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狼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了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官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簪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別人的也都是這個襲人道老太太多着一個香玉如意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個香玉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

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的都沒有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不同我的一樣到是寶姑娘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錠子怎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的我去拿了來了老太太說了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輪說着便叫了紫鵲來拿了這個到你們姑娘那裡去就是昨兒我得的愛甚麼留下甚麼紫鵲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寶玉聽

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裡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甚麼金甚麼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之人罷了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甚麼金甚麼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甚麼誓管你甚麼金甚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

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起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狠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樣的林黛玉道昨兒寶了頭不替你圓謊爲甚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看不見低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裡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也在這裡呢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會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給爲婚姻等話所以總遠着寶玉昨日見元

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道寶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寶玉在傍邊看着雪白的臂膊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姑娘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沒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呆了寶

釵褪下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呆了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黛玉登着門檻上嘴裡咬着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裡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裡的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鶻雁寶釵道鶻雁在那裡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裡說着將手裡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寶玉不知正打在眼上噯啣了一聲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黛玉之哭只哭得自己寶玉之慟直慟到一家深淺不同是兩人分別處關鍵

寫黛玉之不睬寶玉越顯其鍾情寶玉文筆反襯得足則一筆兜轉正面已透

黛玉處處不放寶釵寶釵處處留心黛玉二人一般心事兩樣做人

寶釵冷香丸是自己細說黛玉丸方是寶玉謊說遙遙關照

寶玉說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却被黛玉聽見借端譏諷可見黛玉先走並未徑走原有心等寶玉同

行作者於後文描出前情既省筆墨更爲得神
順手敘出鳳姐要小紅前後血脈貫通

酒令各曲俱有情關照惟薛蟠所說所唱村俗可笑
曲亦並未唱完酒底亦不說描盡猷霸王粗蠢文筆
亦變換不板

蔣玉函於酒令中無意說出襲人二字松花汗巾玉
函先已束腰間大紅汗巾夜間寶玉又繫襲人腰裡
姻緣固有前定伏筆搆思甚巧

元妃節禮寶玉與寶釵一樣不但買母屬意寶釵卽
元妃亦同有此心

寶玉見寶釵肌容發歎呆看是鍾情亦是意淫
黛玉咬帕暗笑想見已在門檻上偷看多時

紅樓夢卷二十八終

紅樓夢卷二十九

第二十九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甩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着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姐要看醵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約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的鳳姐道他們那裡涼快兩邊又有樓借們

要我去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閒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自家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就笑道既這麼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和宗也去更是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傍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

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打發人去到園裡告訴有要進去的一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這個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了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聽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才懶怠去他也百般的攙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

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了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了頭紫鵲雪雁春纖寶釵的了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了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了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了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了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菱的了頭臻兒李氏的了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了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了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奶子抱着大姐兒另

在一車上還有兩個了頭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嫗嫗奶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子黑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尙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招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碰了我的扇子咕咕呱呱說笑不絕周瑞家的走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笑話說了兩遍方見好前了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寶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响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傍迎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見

了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塑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趕不上賈母自己已下了轎忙要上來攙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剪筒照管剪各處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裡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小野雜種往那裡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拿打打賈母聽了忙問是怎麼了賈珍忙出來問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燭

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裡見過這個勢派儻或唬着他到怪可憐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着蠟剪跪在地下亂顛賈母命賈珍拉起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阿哥帶他去罷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叫人別難爲了他賈珍答應領他去了這裡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厮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

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百錢不要難爲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領了下去賈珍站在臺磯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來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裡地方大今兒偕們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在這院裡罷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裡去把小么兒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姑娘奶奶們都出來一個閒人也不許到這裡來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裡跑了

出來賈珍道你瞧瞧他我這裡也沒熱他倒乘涼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使有個小廝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還眼向着他那小廝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垂着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璉賈璠賈瓊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從牆根下慢慢的溜下來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着做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裡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的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麼的

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細着手呢麼馬也拉不來
要打發小廝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輪
騎馬去了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傍
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裡頭伺候只因天氣
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
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裡我只在這裡伺候罷了賈珍知
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
親呼爲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爲終
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爲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
他又常往兩個府裡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

此說便笑道俗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
這鬍子還揪了你的呢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大
笑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道張
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攬他來賈珍忙去攬了過
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
甯衆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裡請安老太太氣色
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
的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了只記挂着哥兒一向
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
也來的少東西也狠干淨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麼說不

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去了纔來忙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裡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了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

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趕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又呵呵大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示下纔敢向人去張口呢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如今也隨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

給他幾兩銀子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_去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了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鴉黃緞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見奶奶在這裡也沒道謝寄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的不指望娘娘來做好事也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個茶盤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裡拿出來罷了又用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

裡不干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到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爲送符倒像是和我們化佈施來了衆人聽說鬨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隲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却不爲化佈施倒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並徒子徒孩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甚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歲

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個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儻或哥兒中了腌臢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着捧了出去這裡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稀罕都沒甚麼敬賀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願意爲敬賀之禮哥兒便不稀罕只留着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

安皆是珠穿寶嵌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裡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這麼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好叫小子捧了這個跟着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話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稀罕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也無益二則反倒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就散

錢於他們寶玉聽說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說畢
張道士方纔退出這裡賈母與衆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
歸坐鳳姐等上了東樓衆了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
一時回來道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
是甚麼故事賈珍道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
是滿牀笏賈母道這倒事第二本也還罷了神佛要這樣
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
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下來至外邊預備着申表焚錢
糧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邊因叫
個小了頭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自己的玉帶上

用手番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
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
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一個的寶釵笑道史大妹
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寶玉
道他這麼往我們家去住着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
姐有心不管甚麼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
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寶釵聽
說便回頭纔沒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
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裡一面心裡又想到怕人
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他就留着這件因此手裡揣着

却拿眼睛瞟人只見衆人倒都不理論惟有林黛玉瞅着他點頭兒似有讚歎之意寶玉不覺心裡沒意思走來又掏出來向着黛玉越笑道這個東西倒好頑我替你留着到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寶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了剛要再說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新近續娶的媳婦婆媳兩個來了見過賈母賈母道你們又來做甚麼我不過沒事來逛逛一句話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連忙預備猪羊香燭茶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聽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

噯哟我却不防這個只說僧們娘兒們來閒逛逛人家只當僧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不曾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個婆子上樓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於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裡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甚麼正經齋事我們不過閑逛逛沒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得去鳳姐又說打牆也是動土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逛逛賈母因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

在回家來生氣噴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已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爲甚麼原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病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得吃不時來問黛玉又怕他有好歹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裡做甚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事心中不大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裡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還可怨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更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

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白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甚麼配得上呢寶玉聽了便向前來直問到臉上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還爲這個賭了幾回咒今兒你到底又重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了甚麼益處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戰戰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姻緣你心裡生氣來拿我煞性子原

來那賈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癡病况從幼時和黛玉耳髻斯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癡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卽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你不能爲我解煩

懨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裡一時一刻皆有你我心裡竟沒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裡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裡想着你心裡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裡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却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賈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纔

是你和我近不和我遠林黛玉心裡又想着你只管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爲我把自已失了殊不知你失我也失可見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踈遠之意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難以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裡乾噎口裡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摘下通靈玉來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甚麼撈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破便回身找東西來砸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摔砸那

啞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着紫鵲雪雁等忙解勸後來見寶玉下死砸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襲人忙趕了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西與你們甚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眼睛都變了從來沒氣得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合妹妹咩嘴不犯着砸他儻砸壞了叫他心裡臉上怎麼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裡一煩惱方纔吃的香齋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鵲忙上來用手帕子

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搵紫鵲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了出來儻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已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鵲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喘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已後悔方纔不該同他較証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着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玉的手冰涼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甚麼委屈悶在

心裡二則又恐薄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淚來紫鵲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搵着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得傷起心來也拿手帕子拭淚四個人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勉強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起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鵲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橫

豎不帶他也没甚麼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儻或連累子他們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予連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鵑爲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鵑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爲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個人身上說爲甚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了因此將二人連罵帶

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服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裡擺酒唱戲賈府諸人都去了寶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溼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裡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爲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没心腸去只是昨兒干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纜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邊去

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
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裡孽障偏生遇見這麼兩個
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
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
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厭這
口氣自己抱怨着也哭了這話傳入寶林二人耳內他二
人竟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
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話的
滋味都不覺潸然泣下雖不曾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
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却不是人居兩地情發
一心麼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
家裡小厮們和他的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
了還罵小厮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你也
這麼着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似的
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
個氣陪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
寶玉聽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評曰

青虛觀打醮極力鋪張熱鬧反照異日淒涼

寫鳳姐打道士賈母安慰小道士恃勢厚道兩相對

照

寫張道士說話舉動的是一個有體面的老道又是
 榮國公之替身最妙處是說寶玉形容舉動同國公
 一樣流下淚來一段此老道才能却有不可及處
 張道士用盤送符請寶玉通靈玉給衆道看中間夾
 寫鳳姐戲言不但前後靈活且卽借伏鳳姐短命
 神前拈戲第一本白蛇記漢高祖斬蛇起事是初封
 國公已往之事第二本滿牀笏是現在情九第三本
 南柯夢是後來結局所以賈母默然止演第二本
 寶釵金鎖已惹黛玉妬心偏又弄出金麒麟及張道

說親黛玉安得不更妬真是多心人偏遇刺心事
 黛玉說寶釵專留心人帶的東西有意尖刻寶釵
 沒聽見亦非無意只是渾含不露
 寶玉砸玉黛玉吐藥寶黛等四人無言對泣描寫吵
 鬧情形既真切又有孩子氣
 玉可砸則穗亦當剪寶黛姻緣中斷已兆于此

紅樓夢卷二十九終

續像系樓夢

續